

再談戴笠 (一)

● 喬 家 才

關於戴笠的故事，已有費雲文撰「戴笠新傳」和我所寫的「鐵血精忠傳」。

「鐵血精忠傳」是一本沒有寫完的書。這本書是根據「戴笠和他的同志」所改寫。「戴笠和他的同志」出版後，有關當局說我洩密，派人到中外雜誌社搜去存書。我寫的是幾十年前的往事，有關抗日戰爭的事實，已成公開的歷史，無密可洩，不能加罪於我。但遭受此一打擊，「鐵血精忠傳」也只好讓它成爲一本未完成的書了。

近來國內的治安情況太壞，搶劫、勒索、強盜殺人，令人憤怒憂慮，因而想起戴笠生前除暴安良，使社會安定的真實故事，許多朋友要我再寫未曾發表的有關戴笠的奇人異事，分饗中外讀者，並請愛國志士指教。

不讓馬連良辦學校

華視播出國劇四進士，關文蔚的宋士杰，吳劍虹的宋士杰老婆；台視節義廉明，則以哈元章演宋士杰，分四次播出，每次一個半鐘頭，看過這兩台播出的國劇，因而回憶到四十多年前的往

事。民國三十五年在北平度過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個元旦，戴笠正在北平主持肅奸工作；他覺得八年抗戰，敵後工作同志冒險犯難，出生入死，可歌可泣。爲了紀念死難的同志，爲了慰勞華北受過苦難的同志，過了一個非常熱烈隆重、很不平常的元旦。

佔用了一整天中南海的懷仁堂，上午團拜，舉行紀念會，中午聚餐，同志們攜眷參加，將近千人；八人一桌，坐滿整個懷仁堂。晚上晚會，演四進士，馬連良的宋士杰，董芷麟的宋士杰老婆，其他角色，已經記不清楚了。戴笠不贊成男扮女裝，所以這次晚會，沒有邀請四大名旦和四小名旦。他那一天興致極爲濃厚，特別邀請了當時正在北平的行政院長宋子文、行營主任李宗仁、警備司令陳繼承、市長何思源、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鑄人等黨政軍大員以及許多黃埔同學參加。

馬連良很賣力氣，這天的堂會，可說是他生平最佳的一次演出。配上坤伶董芷麟，扮相秀麗，做工活潑，更襯托得盡善盡美。所有佳賓看得十分滿意，不時掌聲雷動，一直到劇終，佳賓們

才離去。

戴笠很愛好國劇，視爲中國藝術文化的結晶，值得愛護和提倡。對馬連良這次演出特別賞力，非常高興，演完致送全體演員十萬元慰勞金。梨園的一般演藝人員生活十分清苦，這筆慰問金，對他們不無小補，可以過一個較愉快的春節。可是馬連良並沒有分給大家，他說：「戴先生的錢，怎麼能浪費，必須做一件很有意義的事。」

馬連良要把這十萬元作爲梨園界戒煙基金（梨園界有有些人吸鴉片，弄得生活潦倒。），這是件好事，造福梨園界，值得喝采稱贊。但我不齒馬連良這種拍馬屁的做法。假如馬連良真爲梨園界做件好事，應該另外向戴笠要十萬元，籌辦梨園界戒煙，不但我舉雙手贊成，可能戴笠會送他更多的錢。

這十萬元是給參加演出全體演員的，不能犧牲這些窮苦同行應得的微薄利益，做他討好權勢的資本。假冒僞善，其心可誅。

戴笠離開北平，飛往天津，要停留兩三天，

處理天津的肅奸工作，同志們送他到飛機場。在返回途中，有一位同志在車上說：「馬連良這小子真走運，馬上就要做校長了。」

「做甚麼校長？」我問。

「戴笠要在北平新辦一個戲劇學校，請馬連良做校長，難道你不知道嗎？」

「請任何人做校長都可以，祇有馬連良不能做。」我肯定說。

「戴笠已經決定，當面告訴馬連良着手籌備，還有甚麼不可以？」

「不可以就是不可以，戴笠決定了，也不可以。」返回什錦花園辦公處，我立即給戴笠寫了一封信，交給當天晚上去天津的交通員帶去。

我的信大意說：「肅奸是不是延伸到梨園界，我不知道。如果梨園也要肅奸，馬連良就是梨園界的第一個漢奸。因為九一八以後，他曾率領獻藝團，去東北為滿洲國皇帝溥儀登基獻過藝。你辦戲劇學校，我不反對，但以曾給滿洲國皇帝獻過藝的馬連良來做校長，我認為不可以。你現在主持肅奸工作，如何向社會交代？」

第二天上午，交通員從天津帶回戴笠的親筆信，那是昨天夜裏寫的，責備我為甚麼事先不向他說，既已決定，讓他失信於人。

看完戴笠的回信，交給在座的同志們看，我說：「戴笠在罵你們，他要馬連良做校長，你們為甚麼不阻止？至於他罵我為甚麼不早對他說，那是因為我根本不知他要馬連良做校長這回事呀！」

戴笠是一位明辨是非，從善如流，絕不剛愎

自用的人。他既不能失信於馬連良，又絕對不能以一個曾給滿洲國皇帝獻過藝的人來做校長，祇好不再談籌辦戲劇學校的事。往事如煙，匆匆快五十年了，真如南柯一夢。看完四進士和節義廉明，能無感乎？

調用會計解決財務

國民革命軍的特種工作，係由胡靖安開其端。十六年清黨後，胡任黃埔軍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，因被教育長方鼎英所控告，不得不離開廣東。抵滬，適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下野，九月二十八日赴日本。胡靖安在上海負責情報工作，戴笠、蔡勁軍相助。

十七年蔣總司令復職，將胡靖安之工作，分由戴笠和蔡勁軍分別負責，工作費每月兩千元。二十一年力行社成立，書記之下設組織、訓練、總務、特務四處，戴笠任特務處處長，將蔡勁軍之工作與經費合併於特務處；故特務處工作開始時，經費為四千元。戴笠邀其姨表妹張冠夫管理會計，張冠夫原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，是一位會計好手。

特務處的工作，開展非常迅速，沒有多久，全國各重要地區都有佈置。以有限的經費應付無限的工作，已很困難，而力行社總務處看緊腰包，總覺得特務處花錢花得多，不按照規定的數目發給。戴笠為了工作，不得不東挪西借，整天過着無米之炊的日子，使張冠夫傷透腦筋。

二十一年九月，軍事委員會成立調查統計局，陳立夫任局長，下分三處，第一處處長徐恩曾

，特務處列為第二處，戴笠為處長。他想，軍委會是正規機構，不會像力行社的總務處，為了張冠夫領款不再煩惱，特務處的經費改向軍委會經理部門領取，張冠夫以為解脫了，念聲阿彌陀佛。殊不知阿彌陀佛唸的太早了，舊困難解除了，新困難緊跟着而來。

向軍委會領款，可以按照規定的數目領取，不少分文，不會再打折扣。可是大衙門的官員面孔，要比力行社總務處的同志們威嚴的多，不好講話。

特務處用款，有時非常迫切，這些官員們却絕不通融，不到規定的日期，休想週轉。遠水解不了近渴，更增加了張冠夫的苦惱惆悵。

戴笠的字典沒有難字，任何困難問題，到他的手上，總會有辦法解決；他又懂得用人的藝術，所以領款問題難不住他。他想起戴某人花國家的錢，為國家做事，不為半點私，光明磊落，何不請發錢的機構派人來管理特務處的會計呢？

特務處是一個神祕的機構，經濟方面保密程度更應該高些。戴笠居然請求給他派一位主管會計的人，軍委會經理部門，感覺到非常驚奇，派湖南徐人驥為特務處會計主任，再不要張冠夫為領款發愁了。

徐人驥來自經理部門，都是熟人，他又了解了戴笠用錢，沒有半點毛病，所以領款、通融，迎刃而解。最傷腦筋的問題，就這樣輕鬆地解決了。徐人驥為人忠厚老成，擔任會計主任，一直到軍統局改組。在這十多年漫長的歲月，徐人驥為戴笠分擔責任，幫忙不少。